

苏东坡的径山

■ 李郁葱

“众峰来自天目山，势若骏马奔平川。”这是苏轼《游径山》一诗的起句，苏轼写山的诗中，常常把山峰比作骏马，径山也不例外，尽管在苏轼一生所踏足的山中，径山并不算雄伟和高峻，但“人言山住水亦住，下有万古蛟龙渊。道人天眼识王气，结茅宴坐荒山巅。精诚贯山石为裂，天女下试颜如莲……”

径山是天目山的一隅，系天目山脉东北峰，它的得名正是因为有两条小径盘旋直上天目山。径山和江南大多数的山一样，峰峦挺秀，风景秀丽，古木参天，修竹叠翠，泉水淙淙，间或有云雾缭绕。

苏轼知杭州时，多次踏足径山，从这首《游径山》大抵可以看出他对径山的喜爱，综合《四库全书》《苏东坡全集》《余杭县志》《径山志》等文献记载，苏东坡为径山写诗达12首。这个数量算不得非常多，但考虑到局限于径山一隅，就非常可观了，在苏东坡的面前，这径山是他藏身之境，和李白所看见的天姥山相似，苏东坡的感慨是：“嗟余老矣百事废，却寻旧学心茫然。问龙乞水归洗眼，欲看细字销残年。”

诗句中可以看到苏东坡那个时候内心的蛛丝马迹，这山就是他“对影成三人”时默契的友人，是自己对自己的观照，是一个内在的生命通道。

苏轼为什么要去看山？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山？每一个凝视山峰的人是否都有相似的感觉？同一座山给不同的人感觉是否相同？同一个人看不同

诗味

鱼鳞塘·诗两首

■ 李平

石头

这是一些
从山里运来的石头
纵横交错，咬合在一起
分开海洋和陆地
渡过数不清的潮汐，台风和海难
再也没有回到山里
一座城市在它后面变大，变高
映衬它的苍老和孤寂
涌来的人潮
随着海浪一起晃动
利用日出的一部分
来庆祝这个普通的清晨
旭日燃起的火焰
清除了迷雾的谎言，泡沫的虚幻
时刻都在重构世界
除了它自己
从未带走任何东西
只有在鱼鳞塘上走过的人
才相信心里的海市蜃楼
也藏在每一块捍海石
湛蓝的灵魂里
并在远离海的地方
投出明亮的一瞥

日出

一群慕名而来的人
在海边打卡，把海盐的日出

的山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情感差别？“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”就在一闪念之间。

山如镜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读山，就是在读自己。而苏轼当年，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他，在径山之中，或许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
江南的山大多秀丽，很少有高山，但也并非一马平川。当真正深入到山的深处，徒步攀援之时，在鸟雀的嘈杂声中愈会加深山的幽静，就像我们的内心，它是空旷的，它也是绵实的，在它的天地之间，充盈着风。

读径山，每个人都会读出不同的感受，而这样的山脉，早在唐代就因为径山寺跻身“禅院五山”之一。关于它的禅味，天性旷达的苏轼应该有自己的感受，我不能越俎代庖。

我也喜欢张祜，一个出身于清河望族，却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唐代诗人。杜牧在一首赠给张祜的诗中说：“何人得似张公子，千首诗轻万户侯。”写这首诗的时候，杜牧在今天的安徽当刺史，而张祜依然是世俗眼光中一事无成的垂垂老者。杜牧读张祜，就和不同的人读径山是一个道理。

苏轼所读到的径山，或许是张祜的，张祜在《题径山大觉禅师影堂》的诗中说：“超然彼岸人，一径谢微尘。见相即非相，观身岂是身。空门性未灭，旧里化犹新。谩指堂中影，谁言影似真。”大觉禅师早已圆寂，张祜是瞻仰他的遗像，生和死之间，是微尘，是观自在，而此时的径山，在张祜的凝视

中，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缕风，是消逝和追忆。

又或许是他的好友蔡襄的，蔡襄仕途顺畅，胸怀天下，他的某一次径山行从者应该甚多，有一个孙推官写了忆径山游的诗，蔡襄和之，诗的起句非常浅白：“三十年前浙右行，径山才称爱山情。”但之后有几句颇能看出峨冠博带的朝堂重臣的气度：“极峻只疑天上党，临临初觉地东倾。分符不得重游赏，碣石岩边记姓名。”苏轼之后，陆游在《寄径山印禅师》中的“市朝声利战方酣，眼看纷纷每不堪。但有客夸车九九，了无人问众三三……”在《赠径山钜书记》中“……我谓钜公岂止此，径山鉢袋渠能得。一枝白拂倘付之，会见青天飞霹雳。”

陆游的径山和苏轼的径山有相似之处吗？是高山就有流水，是林深便有鸟鸣，而在它面前，我们的姿态就是它的姿态，它的千变万化的幻象正是我们所赋予的。

或者，苏轼读到的是“茶圣”陆羽的径山，他们把自己融入了径山的纹理之间：径山茶。在《续余杭县志》中记载：“产茶之地，有径山四壁坞及里坞出者多佳，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”“径山寺僧采谷雨者以用小缸贮之送人，炊师曾于植茶树数株，采以供佛，逾年蔓延山谷，其味鲜芳特异”。

苏轼可能和陆羽一样，读径山，是深究，是鞭辟入里的融合，是一种身外之身，而我们是在旁观和把玩。

山如镜，而我们揽镜自照，看到的自己也是不同的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在

生活，像当年的苏轼一样，这山是我们的悲喜和远近。

径山或许是小，其核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，主峰为“凌霄峰”，海拔769米，即使从以“径山”命名的行政区划径山镇来看，其面积也不过约157平方公里。

但径山又是大的，它是一个文化符号，在它不大的面积里，蕴藏着禅、茶、诗等种种文化精粹，像是一个自足而闭合的世界，让我们窥见更加博大的精神密码。

一些年后，在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年近六旬，被流放岭南。他路经江西湖口时，在藏石家李正臣家中见到一块奇石，其状“玲珑宛转，若窗棂然”，形似一座壶中的微型九华山，苏轼准备以一百金买走，无奈携带不便，只好忍痛搁置，临别时写了一首诗：“清溪电转失云峰，梦里犹惊翠扫空。五岭莫愁千嶂外，九华今在一壶中。天池水落层层见，玉女窗虚处处通。念我仇池太孤绝，百金归买碧玲珑。”

八年后，遇赦归来的苏轼，途经湖口，“壶中九华”已被别人买走。惋惜之余，他作《予昔作〈壶中九华〉诗，其后八年，复过湖口，则石已为好事者取去，乃和前韵以自解云》表达自己的遗憾。

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想到了苏轼的径山行，在苏轼的心中，径山或许是放大了的“壶中九华”，它能够抵达更加深邃和悠远之地，而他的世界豁然开朗：山头斜照却相迎。

那个时候，他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艺境



油画《植物的意志》

井士剑

在一座山上眺望

■ 吕檀

我是从温泉大道进入武义的，然后穿过整个武义城，从北到南进入泉溪镇，这个镇相传有百泉，之后几度改名才叫泉溪。公路两边都是各色的工厂，我们拐入小路，即使在只有一辆车可以通行的乡道上，一种叫单排座的小货车总是与你不期而遇，他们熟练地与你会车，不急不躁，同样他们的车上也装载着货物。

我非常熟悉这样的场景，在我的故乡——与武义相隔不远的永康，一边是水田，一边是机器轰鸣的小作坊。从水稻田穿过，我们就开始进入爬坡路段。

车到山脚，才知道海拔400米，也有其陡峭的一面。盘山公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上，路边的竹林像一排排的战士，它们欢腾地守护着这座叫华山的山脉，也守护着一个古老的村庄——武义县泉溪镇白草村。它就静静地坐落在永康、缙云、武义三县交界的状元峰的山腰处。

走进白草村，呼应你的便是村口那三株有800年的南方红豆杉和五株存活了500多年的枫香树。村里还有众多百年以上的古树，如枫香、钩栗、泡桐等。有人说，一棵古树就是一部历史。人驻白草村后，我经常约一些好友来山上夜坐，坐在散发清香的红豆杉树下。

奇迹总是留给有心人，一个春天的夜晚，我跟诗人雪鹰坐在树下聊天，突然我感觉到脖子上有细微的雨滴。用手一摸，摸到一把小花籽。雪鹰说，可能是红豆杉的花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问村民阿亮。阿亮说，小时候他们每逢春天都会在古红豆杉树下铺满草席，等待从天上飘落的仙籽，收集起来后就晒干当茶泡着喝。他父亲八十有二了，还孔武有力，每天种菜锄地忙得不亦乐乎。

这些古树不仅是自然的馈赠，更是

长安的枫叶红了

■ 毛长明

初冬季节，长安枫红。这是长安最火红最张扬最热闹最风光的时候，也是山场主人郑建福最开心的日子。

此长安是江山市长台镇的一个小山村，离城区20多公里远。那里是郑建福的红枫林基地，面积达200多亩。自11月下旬至12月，枫叶由绿色变成微红，最后变成深红，把最美的颜色呈现出来。人们闻“枫”而动，山坡野岭上赏枫的游人，多到满山满沟，多到络绎不绝。

去年初冬，我陪几位友人慕名前往。车子从江城出发，往长台方向行驶半小时即到。我们沿着一条平缓的上坡路，步行而上。放眼两旁山坡，可见枫树红艳，热情似火，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“哇，这么多枫树，这么多红叶，真是太美了！”友人的心情顿时激动，立即被惊艳得大呼小叫起来。

我因来过多次，早在意料之中，但也被友人感染，难免也喜形于色。山上温度低，菜叶已染霜，失去了碧绿的光泽。虽有阳光照射，山上仍觉寒意袭人。几分钟走到一个平地，眼前出现一个大水塘。塘边有枫树，水中有倒影，红叶在水底晃动，影影绰绰。我们走近水塘，刚把头探出去，水里马上就倒映出我们的身影，与水底红叶的影子遥相呼应，一起晃动，水底的画面就显得丰富而生动。无意中与枫叶在水中相遇，我们不觉相视而笑。

建福陪着我们从左到右转了两个山头。整片山场，低矮平缓，一个个小山包连接成片，连树成林。站在山顶，一览无余，枫树高高低低，散落在山坡山谷之中，宛如一把把红伞。树木疏密适中，大小搭配成林，林相自然美观。山地倾斜而树不斜。山顶路边，立着一块有意思的招牌，一连串的小牌标识，顶端是红色爱心图，下来是“快乐通道”，接下来是“我在红枫林很想你”，最后一块是“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”的标语。

看来，建福是用心的。这些词句颇具浪漫色彩，却也契合游人的心境。这时游客越来越多，笑声越来越响。有本地口音的，有外地口音的，组成了一个“五湖四海”。一位六十开外的老者正在与同伴有说有笑，我问他：“请问，您是哪里人？”他说：“我是江西上饶的。”接着还补充说，去年来过，觉得这里的枫叶很美，今年又带朋友来了。建福不无自豪地告诉我，这几年江西、福建、安徽和本省等地游客居多，许多还是回头客。

不一会儿，山坡上已聚集了不少追“枫”的游客，枫林中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。他们三五成群，寻找最红的枫叶，挑选最佳的角度，穿上最靓的服装，摆出最好的造型，留下最美的自己。那些

白草村历史的代言人。好多朋友上山来就会问，为什么叫白草？

据记载，白草村的名称源于朱氏始祖朱徽迁居此地时，因用“草盘”（罗盘）测风水方位却未付酬劳，故称“白草”。明代嘉靖《武义县志》地图已标注“白草山”“白草岭”，可见村名历史久远。自始祖于宋朝宝庆年间（1225—1227）从丽水库川析居白草，朱氏家族在此繁衍，传承二十八代，后裔遍布武义多地。而我则更倾向于，这里是风水宝地，你却即使拿出罗盘来，也是白白浪费功夫罢了。

至于华山脉，则是白草村的天然屏障，也是白草水库的蓄水池。千亩的竹林是天然的过滤网，这些从山上下来的纯净水，到白草村后一分为二，一路到了清溪口水库，一路浇灌白草山下的千亩良田。

第一次来白草，当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古老的城门时，我放慢了脚步，担心惊扰这些依附在古老石墙上的灵魂，是它们的安宁给了我寂静的美感。在城墙的右侧，我细心地瞻仰了小巧威严的禹王庙，站立的禹王像一副随时准备出征的模样。

白草村还有一段与东晋高僧支遁相关的神秘传说。支遁是东晋时期著名僧人，与当时名士交往密切。相传曾帮助武义百姓求雨，后隐居白华岩石室中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“小观音”。村里的朱书记向我描述：在他们小的时候，每逢春节元宵，“大头和尚”民俗活动便会在村里热闹上演。村民们通过扮演大头和尚，祈愿来年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这些传统民俗活动不仅是白草村独特的文化符号，更是村民们情感的寄托与传承。

当下，白草村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中焕发出新的生机。千亩竹海环绕村庄，点燃了一片绿色的海洋，微风拂过，流动的音符奏响一首首自然的乐章。

生动的画面，定格在红艳的枫叶中。人在枫中行，叶在眼中红。我再次被这些枫叶吸引。不同的品种，呈现不同的叶状，不同的色彩。有五角形的，有六角形的。有的深红，有的浅红，有的黄色，有的淡绿，红黄相间，红绿互衬。一树树，一簇簇，真的是满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置身枫林，美醉不已。

郑建福原先是乡镇林技员，2021年退休。2004年以每亩60元的租金承包下这片山场，承包期30年。当初是用于育苗，从浙江省种苗站引进鸡爪槭、中国红枫、美国红枫、羽毛枫等新品种。经过10多年的精心培育，终于育出树形美观的红枫苗木。但由于苗木数量达1万多株，一时出售不完。那些苗木在山上越长越大，成为一片粗壮茂盛的枫林。入冬之后，满山枫红，“枫”景迷人。

最初，人们还不知道这里有红枫基地。有一年，当地摄影家邱照席，背上相机，带上无人机，兴致勃勃地来到长安，把红枫基地全部航拍了一遍，回家之后，制作了一个“美篇”，一经转发，名声大振，瞬间火爆，市内外游客纷至沓来，游人如织，令建福喜出望外，应接不暇。

面对此状，建福灵机一动。他想，何不把“枫景”变成“钱景”呢？这个思路于2017年秋付诸实施。在当地乡镇部门的指导支持下，建福投资千万元，按照规划方案，打造旅游观光线路。现在，建福夫妻以及他的母亲、哥哥和妹妹妹夫等一大家子都在经营管理红枫观赏园，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农场。

从卖苗到卖景，这是郑建福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他说，每年要投入几十万元，来抚育管理这片枫树，让枫树生长得更好，保持枫景常美。我问他观光园的年收入有多少，他笑笑，从侧面报给我一组游客数，没有透露收入数，只说效益还可以。他还明确地告诉我，现在卖景的收入高于卖苗的收入。

为何有这么多人喜欢红枫？从红枫林里漫步出来，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周边本地人还能理解，路途相对遥远的游人呢，他们为何奔赴而来？我猜想，也许是人们的休闲理念转变了，从大众人文景区向小众自然景观转移，既是兴趣的转移，也是内心的需求。南方红枫景点不多，长安的红枫弥补了空缺。

红色是暖色，是热烈，也是美好日子象征。冬日里约上好友，一起爬爬山，赏赏枫，既赏心悦目，又锻炼身体，自在放松，乐在其中，如此甚好。由此可见，乡村休闲旅游的景点打造，不一定非要大而全、高大上，单打一、小而美的景点或许更具特色，更有吸引力。

枫叶红了，长安火了，建福笑了。我由衷地感慨，长安枫光无限美，火红枫叶人人爱。